

私家秘藏

焚白文

名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私家秘藏
焚毁名著

主编 马松源

第十二卷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郎君外传

目 录

- 第一回 蓝岳母花烛纳婿 (5)
傅贞卿惧内潜踪
- 第二回 封悦生遇师求方 (23)
万衲子秘授房术
- 第三回 浪荡子天涯海角 (37)
俏佳人兰房寂寞
- 第四回 悦生浪狎雪妙娘 (43)
爱月私奔有情种
- 第五回 悦生旅邸梦三美 (52)
玉莺自家择鸾俦
- 第六回 封悦生祝寿见姑 (61)
蓝珍娘题诗忆夫
- 第七回 风流子计就连环 (72)
俏佳人暗赴蓝桥
- 第八回 探姑母潜室交欢 (87)
两闺女密窥相思
- 第九回 封悦生观舟遇友 (98)
赛孟尝设宴求方
- 第十回 龙阳君楚南戕命 (115)
老孀姑大梦黄梁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绣阁设盟联坦腹
花营锦帐遇生狂 | (130) |
| 第十二回 | 群花齐属收花生
议叛徵立世充王 | (147) |
| 第十三回 | 悦生舟狎戴一枝
坐列娇娃十二钗 | (172) |
| 第十四回 | 梦师兄禁戒浪狎
止宣淫获福继昌 | (186) |

第一回 蓝岳母花烛纳婿 傅贞卿惧内潜踪

词曰：

东君苏碧草，年华换，名花貌媚娇，见瑶吐嫩英。洞房花烛喜乘龙，天付凤麟鸾，一心两处同双，云霏霏齐逐，水深悠悠长日，盟山誓海，永不分并枕宿，一夜恩囑。入门初携同欢，忆似梦里衾稠，不念衷肠难别，任倚西楼。笑天长地久，不能佳偶。奈何绵绵此欲无休。欲向情人说，与生畏伊愁。

话说洛阳城，富春里四都庄，有一巨族，姓蓝名芝，字瑞生，贸易湖海，家资丰富。娶妻封氏，乃封廷诰之女，名贵娘，贤淑贞静，书画琴词，宫技绣纺，件件拔萃。生有三女。长珍、次玉、三瑶，皆是母所训，诗词不亚班谢，有邻家庞女若兰附琼。惟珍娘早许与本城傅春先子傅汝德，字贞卿。因春先夫妇早亡，故贞卿之婚未就，延期岁月。不料蓝瑞生身故，又无宗族，母女依依。这封贵娘，深通典集，内外自操，蓝门宗派鲜有。惟外家胞弟之子，居广凌，小名喜郎，字悦生。年将二九，真个是花柳中班首，风月场领袖。

走马蹴鞠，丝管乐器，放浪潇洒。论文可居翰苑，若仕必显官箴。只因出身草茅，不能上达观光，且从娱乐中为阶梯。蓝母止一脉，时常眷念，又未见到此。见长女珍娘，生得身肌袅娜，体态翩翩。年当三六，惟怀标梅，销春山而双眉顰皱，展秋波惟两目含情。又且题咏敏捷，过于蔡文姬。

次女玉娘，才貌并佳，兼通乐府，年二八，私想欢狎，暗念关雎，灵窈将萌。三女瑶娘，超脱二姊，别样情肠。喜蹴气球。自夸才貌。年交二七，情心早识，欢娱微觉。

一日三姊群立花间，惟珍娘有家，两妹未字，时春光三月，名花初开，燕语梁上，蝶舞花前，桃铺绵群若垂廉，珍娘睹景有意，玩赏生情，忙向二妹道：

“有诗题三种，你二人各认一题，咏四言一阙，以消昼永，多情句勿得相拘，任你挥罢，但不可闻于老母。”

二妹答道：

“谨听命题。”

珍娘先自拟蝶媁一题，再二题，拟玉娘得白燕题，瑶娘得杨花题。珍娘随口咏蝶媁诗道：

粉翅双双宛递扶，花为衾枕叶流苏；
谁能写出轻愁态，点缀春宫秘戏图。

珍娘咏罢。二妹笑道：“大姐姐心思姐夫之念可见矣。”

玉娘遂咏白燕诗道：

呢喃玉质趁帘惟，一朵梨云带雨飞；
好向江南旧庭院，主人宁认作乌衣。

珍娘瑶娘见诗赞道：“奇想！奇想！不忘旧约。”
瑶娘随咏杨花诗道：

无端三月飞香雪，恰是杨花滚地来。
何似春光容易别，闲阶无事产芦苔。

珍娘玉娘看了道：
“诗中情意无定，随风飘舞，旷情丛合，太谑了，太小了，雄心不遏也。”

瑶娘道：
“我三人共誓风流之约，明日与姐姐同居，勿负俺二人于流泛忌情也。”

珍娘道：
“若我嫁与风流之人，你妹妹们分得的。”

玉娘道：
“姐姐未到手，先已分就哩。”

三人大笑，只听得蓝母内呼，三人止言进内。

却说珍娘之婿，傅贞卿，为人清正，年仅二九，有翰林遗风。恁龙阳，如漆投胶。遇女色，倒窟拔蛇。家家如是，人人欢喜，独贞卿厌恶其前，而视后庭，如蜂如蜜。百样钻求，不惜银钱。佳人如嫦娥，亦不着眼。女子见他丰姿，倒贴私金，彼亦不肯，可笑是这一件癖病，常自言道：

“恨父母与我结了鸳鸯债，到今日解不开这鸾钗，我今无拘无束，终日迟归晚回，包小官作龙阳，岂非快畅，何苦要这浑家何事。”想到此际无法可弃，只得放下了一片心肠。

话说蓝母见珍娘成人，正当完婚，自想丈夫早逝，子嗣鲜出，家计靠谁？不若将女婿傅贞卿，托媒谈永偕择期赘来我家，以为半子之靠，多少是好。遂命小童蓝书去请媒人谈永偕来。不一时，永偕进庭，蓝母垂帘道：

“谈叔叔见礼。”

隔帘下拜。永偕帘外回揖，小僮献茶，茶罢，蓝母道：“先夫去世，诸亲故戚，久绝音问，妾身杜门训女以三从。幸小女四德俱备，今日请叔叔过来，因向日傅家亲事，是叔叔作伐，妾身想小婿今已成人，恐年幼浪荡无主，敢烦叔叔代老身言彼入赘，妾赖半子之靠，在小婿亦有家室，望叔叔为此一行。”

永偕答道：

“老安人有此好意成就儿女百年大事，以了令婿令媛终身，老夫敢不撮合？令婿闻此，自然领命无辞。老夫明日就人回复。”

言毕，相揖而去。

蓝母进入绣房，见三女刺绣，随坐于侧，对珍娘道：

“珍儿，我今日请谈永偕来，把你百年终身之事已完。”

珍娘道：

“母亲反为儿等劳心，孩儿思想，不如在母亲膝下，早晚侍奉倒好，不忍抛撇，况姊妹同惯，安忍遽离？”

说罢两眼流泪。蓝母道：

“我儿，为娘亦不忍离你，今烦谈永偕去言，招你婿来家人赘，使我终日相傍，永不相抛。”

珍娘道：

“若得母亲如此，是儿之愿。”

遂止流泪，玉瑶二妹，亦各欢喜。三人共拈金针，描鸾绣凤。忽见丫鬟来说道：

“奶奶，庞家姑娘从后门过来看奶奶。”

言未已，若兰早至绣室。珍娘忙迎，玉娘欢笑，瑶娘相携。若兰向蓝母见礼毕。珍娘道：

“贤妹旬日不来，多管是我姊妹怠慢了，因此不临贱居。”

若兰道：

“姐姐莫怪，小妹因家母采薪故此达教。”

玉娘瑶娘言道：“兰妹有事羈，诗趣大荒，我四人求母亲出题，各作一首以泄春永，何如？”

珍娘道：

“两妹所言有理，兰妹诗肠向日荆棘。母亲命题，儿等倡和。”

蓝母道：

“就将刺绣为题，限香忙裳为韵，你们各作一句，合成四言律一首。”

珍娘遂自道：

春风三月梨花香（珍），欲为梨花刺绣忙（兰）；

坐久不知柳絮绿（玉），却疑残雪坠衣裳（瑶）。

蓝母看四人之句道：“珍儿之句道其时序，若兰之语寓意纵情，玉儿怀困消题，三春日永多倦，瑶儿浑句不知柳絮

是梨花飞坠。”费索评品批郢。四妹齐道：

“多承母亲教政。”

蓝母谕婢女开酒畅饮不提。

再说傅贞卿包一小官，姓花字俊生，生得无异女貌，姿色肌腻，言语清幽，体态轻浮。傅贞卿暗想道：

“我若得与此君共乐，胜与佳人并枕。”遂千方百计，买通伊父花春宇，方得俊生到家，一同饮酒至更阑，俊生装出勾人的情样，双手忙来抱住贞卿面庞，贞卿趁酒与双搂住。两人作了个吕字。贞卿情炽，令俊生在于灯前褪下裤裆，白臀高坟，又扭转面，望着贞卿道：

“亲哥哥把尘柄慢慢送入，毋得苦人。”

贞卿挺着半大尘柄，口吐津唾，润于右手中指，抹在俊生臀孔上。扶定尘柄，谁知熟不由径，搔至内腑，俊生见不甚苦楚，将身凑迎，贞卿如忙夫捣春，一抽一拔，抽至数百。俊生放出淫法，将股一挟一放，哼叫不止。贞卿美快非常，遍身通畅，一泄如注。两人才脱衣共枕而睡。自此两人朝朝同食，夜夜同眠，情深意厚，永不相离。

一日，谈永偕清晨走来扣门，贞卿披衣而起来。启户一见到：

“原来是谈老伯。”

忙忙迎人，礼毕宾主而坐。永偕道：

“贤侄，老拙此来，非为别事，昨承令岳母招去，道及令先君与蓝府结婚，系老拙为媒，蓝小姐今已长成，婚期在迩，令岳母欲招贤侄入赘，亦可代他支持家计，其聘金彩衣，分毫不要，贤侄宜早完花烛。”

贞卿听了道：

“小侄先君去世，家业不继，聘礼缺乏，莫若待小侄生意隆茂，家稍丰方可，祈老伯致意岳母，请宽两三载可矣。”

永偕笑道：

“贤侄真是忠厚人家，如今后生家，一到二八，就想求娶，可见贤侄忠厚有余，真有柳下惠之风矣。”

原来永偕不知贞卿好弄龙阳，故此推托，而竟称扬，这贞卿暗自明白，此老被愚。因说道：

“多蒙老伯奖誉，若是岳母好意，待至交冬，再复老伯。”

永偕道：

“令岳母一片好意，老拙又与令先君盟友，自然一力撮合，待至交冬何为，依老拙说，这赘亲不必要合年庚，只择上好吉日便好，今日是初五日，后日是初七日，乃黄道紫微天喜红鸾，一派上好星宿，这日贤侄就去入赘不必支吾。此乃人生好事，推诿之辞，休得再语。”

贞卿见是父辈，不敢再托他故，只得顺从，永偕辞别而去。

贞卿回至内室，俊生接见道：“兄洞房花烛在迩致弟于何处？”

贞卿抱住道：

“小哥哥，我素不好与女人相亲，如兄这样才貌情趣，超出女人百倍，我的尘柄在内紧紧箍住，甚是有趣，进出之美，令人不可形容，那妇女俺也有弄过，起初搂住，却是有趣，及将尘柄放在里边，粘浆滑滑踢踢，越抽越松，又费许多力，下下不能畅美，今与你设誓盟神，永不相离。”

花俊生道：



“如此甚妙。”

二人遂焚香拜祝天地，齐跪下道：

“愿步步相随，生同床，死同穴，永不相别。”

贞卿道：

“盟弟，吾人赘过半月即来，半月后，日间同你嬉耍，夜归蓝宅歇宿，今屈吾兄在这里住下，你家费用着存童送去，以便安心久处。”

俊生听言有物送与父母，亦不挂念，舒心乐意而住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谈永偕走至蓝宅，见了蓝母说道：

“老安人，令婿少年孩子心肠未除，要等手中饶裕方来纳彩迎聘，老夫见他要奢侈，是少年父母荫下之言，今非其时，老夫就鄙意约他明日初七日，乃是黄道吉日，即来入赘，不知安人主意若何？”

蓝母道：

“极好只是日期忒速。”

永偕道：

“老安人，若迟恐令婿远游，知何日回来，宜速为是，老夫知府上妆奁备久，若令婿远行，就不能一时完姻耳。”

蓝母道：“也说得是，就烦叔叔再去回复他，只在明日入赘，不须另择。”

永偕别去。

蓝母进内，忙道：

“玉儿，你与瑶儿可到后面作卧房，此处与你大姐姐同姐夫作房。”

珍娘闻言，心中暗喜，惊道：

“母亲此言从何而起。”

时若兰也回，问道：

“师母今日移室，姐姐花烛想速。”

蓝母笑道：

“我恐你姐夫外出，因此择明日赘伊来家，与你姐姐作伴。”

珍娘闻言，低头不语。玉瑶二妹笑道：

“姐姐恭喜。”若兰向珍娘低低言道：

“姐姐明日鸳鸯枕成双，翡翠衾中有伴。”

珍娘斜视微笑，心内半忧半喜，半忧的，愁檀郎雨狂风骤；半喜的，娇花遇蝶逢蜂，蓝母入室他务，四美群坐。玉娘道：

“美景芳程在迩。”

瑶娘笑道：

“名花带露遇狂蜂。”

若兰道：

“今日姐姐是姐姐，明日晚间作新人，绣帏香暖锦衾生春，我们大家合韵奉赠大姐姐一首律诗，我一人连唱四句起，后四句，每人二句，共成一律，何如？”

玉娘道：

“诗题有趣，极合时宜，即使老母知道，也知我们雅意。”

若兰道：

“我先了。”随口占道：

年方三六正当时，风流夫婿配佳期。

赤绳频系还惊爱，红叶诗成信有奇（兰）。

妆阁懒登折翠幙，镜台喜照画蛾眉（玉）。

明宵锦帐迷魂处，正是传香合卺卮（瑶）。

三人口咏毕，珍娘笑道：

“小小闺女，都不老诚，这是我百岁良缘，难道你三人咽涎不成。”

四人戏谑笑了一会，若兰起身别去。

是夜三妹共衾，嬉笑互谑，珍娘难以尽述。次日蓝母晨起，准备东阁要招附凤郎，安排喜宴，专候乘龙客至，珍娘对镜梳妆，心内暗暗欢喜。玉瑶二妹，自想孤眠难忍其情。

再说谈永偕，天明走到傅家，时贞卿与俊生同睡而起，节沐未已，永偕至庭，贞卿无奈，出来相见。永偕道：

“愚伯斗胆，在令岳母处，言明贤侄聘金不丝毫要，止候贤侄今日乘龙，老夫恭贺酒礼，先以令人持去，只是贵宅何人照管方妙。”

贞卿道：

“舍表弟花俊生代管。”

小童托出酒肴，二人对饮，不觉日轮西坠。贞卿入内支派，交托俊生，方才登舆，正谓男坐香舆，女守兰房。

不一时，早至蓝宅，永偕引贞卿出舆，行至中堂，蓝母亦出相见。贞卿拜完侍立，蓝母随即入内，永偕拱贞卿上坐，自己代陪，并不去请亲谊，亦不邀邻佑，蓝书供酒，杯倾醪醪，进山珍，贞卿永偕饮的玉面点桃花。内里珍娘宫妆于鹊桥，立侍牛郎，二妹悄步屏后，暗窥娇客，玉娘情性愈炽，瑶娘兴动莫遏，蓝母在于洞房，打点合卺筵席。再说外堂中，贞卿永偕酒酣停着，永偕作别回去。蓝母命桂瓶蓝

书提灯，引贞卿进于洞房，蓝母迎人，随令珍娘与贞卿并立，齐齐于花烛下交拜。果真是郎如掷果，女赛昭君，侍婢桂瓶斟酒于鸳鸯杯中，蓝母命送贞卿接杯于席，桂瓶再斟一杯于珍娘席前。蓝母道：

“贤婿，小女薄柳之质，今配君子，于飞永效。夫琴妇瑟，同谐和调，梦兆熊熊，百祀悠昌。”

贞卿答道：

“今效鸾凰，必光前裕，后侍奉高堂，多蒙垂爱，感佩不忘。”蓝母命丫环，请二人各饮三杯。

珍娘绛霞满面，低首视胸，贞卿红光盈腮，昂笑灯前，蓝母命桂瓶贺珍娘酒，送于内房，以便二人畅叙谈心，蓝母催令贞卿同人绣房，蓝母退出。珍娘随后进闺，情兴如炽，桂瓶不能留住返掩香扉而去。那傅贞卿，将珍娘搂抱怀中，见窈窕玉质，娇羞柔媚，解珍娘香罗带，除去翠环宝钗，卸的光身赤体，斜欹珊枕上，珍娘无奈，又惊又爱，只见檀郎口温香腮，半推半就，凭他尘柄刺花蕊。这贞卿虽不喜女色，今日见了这般美人，不觉心动，故淫兴火炽，厥物硬提。遂将珍娘金莲两分于肩上，尘柄硬进牝户。珍娘逡巡难受，呻吟哈嗟，忙呼痛疼！贞卿奋力抽叠莽送，不顾娇花嫩蕊，那管揉残玉质，珍娘受苦不胜。方言道：

“傅郎忍心，容奴稍宽色其纵提，若再鼓勇，奴不能忍也。”

贞卿酒后，并无惜玉怜香之心意，暗想道：

“趁此初逢，与他下马利害，日后亦可尽与欢狎。”

放去任情，加些龙阳的工夫，下面力不能支，声声敬求，苦苦哀怜！上面耳若不闻，急急深投，重重狠突。把个